

亨利·科宾对于穆拉·萨德拉的理解

[瑞士]赫曼恩·兰德尔特 著 孙俊萍 译

伟大的法国哲学家——东方学者亨利·科宾(1903~1978)的学术著作构造了他自己哲学的全部,从而成为一种独特的思想与艺术的创造。它作为一个整体比起选择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来更加值得欣赏。但是,它似乎仍然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篇论文的目的主要是集中介绍亨利·科宾对于研究穆拉·萨德拉及他的哲学的贡献^①。

这样一种有选择的方式似乎更能够证明穆拉·萨德拉所创立的新颖思想,我相信亨利·科宾关于伊朗文化与伊斯兰哲学的观念以及他自己的哲学思想是非常独特的。此外,当亨利·科宾成为这些关键人物诸如伊本·西那(阿威森那)、苏赫拉瓦迪、伊什拉奎(ishraqi)、伊本·阿拉比的非常著名的注释者时,通常是指他关于伊朗诺斯替教、什叶派、苏非主义的研究,这种广泛地可以接受的科宾式的映象出现在他的有关穆拉·萨德拉的研究著作中,其中由于修正的需要仅做了一小部分改动,后来,伊斯兰的哲学家们又将之翻译成英语。由于这本于伊斯兰教历1358年(1979~1980)在德黑兰出版的书籍AHS的主旨是对于穆拉·萨德拉研究的一种波斯语的“翻译”这个译本是由包括亨利·科宾在内的“几名东方学家”所翻译的,在这里,我恐怕这个虚无的科宾不能够进入我们的考察范围之内^②。

因此,我要指出的是,从一开始,实际上亨利·科宾作为一名研究穆拉·萨德拉的学者至少在三种方式上使他自己有所区别。首先,我们认为他的阿拉伯语的评论性的版本,与波斯语的译本和由巴迪·穆里克·米罗扎·伊马德·道拉(Badi'ul-Mulk Mirza'Imad ud-dawla)的注释一起都是对于穆拉·萨德拉关于“存在学说”(asalat al-wujud Kitab al-masha'ir)或Le Livre des pénétrations métaphysiques 学说特征的最为重要的论述。这一卷作为十卷本的Bibliothèque Iranienne(Ganjina-I niwishtaha-yi irani)系列丛书于1964年出版,关于这套非常著名的系列丛书的文本及研究,亨利·科宾于1949年亲自举行了启动的典礼仪式,直到1975年完成。因为是与那个系列丛书一起的,所以,这一卷也被包含在由亨利·科宾所完全注释的最早的法语译本之中,再加上冗长的个人简历、内容说明和哲学绪论。后来,亨利·科宾又解释了穆拉·萨德拉“存在”哲学的“革命性”意义,同时也在这种哲学的“革命”与附着在西方以马丁·海德格尔名义上的(革命)提出了其基本原理的不同,尽管存在着某些表面上的类似之处,关于这一点,我将追溯给出亨利·科宾生涯早期学术研究阶段所包含的海德格尔哲学思想。

其次,实际上亨利·科宾被吸引长期从事于对苏赫拉瓦迪(筛赫·伊斯哈克)的研究,最早是由苏赫拉瓦迪导引他到达穆拉·萨德拉这里来的,也就是说,后者是关于苏赫拉瓦迪 Hikmat al-ishraq 的注释。除了注释困难之外,在这些高级意义的重要性上,同苏赫拉瓦迪相比,穆拉·萨德拉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表明了他自己的立场,他所表现出来的对于苏赫拉瓦迪(筛赫·伊斯哈克)的极大渴望的态度与强烈批判态度混合在一起,而这种态度很快就为亨利·科宾所认识到了。因

此而使得亨利·科宾将他的主要的精力用到正确地理解上来,不仅在对于苏赫拉瓦迪的基础文本与库塔布丁·什拉子(Qutbuddin Shirazi)的基本原文的古典注释上,而且还有对于穆拉·萨德拉的注释(Glosses),并且从这三部著作中精选了大量的内容翻译成法文。这种主要的翻译工作,占去了亨利·科宾整个的学术生涯,由克里斯丁·简拜特(Christian Jambet)在他死去之后编辑并以*Le Livre de la sagesse orientale*之名出版(Lagrasse: Editions Verdier, 1986)。在这部遗腹的出版物中,或许有些过时的术语,故意地选择“智慧”来作为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为了避免所有过分的经常发生的,亨利·科宾自己对于神智学术语优先选择的误解。尽管亨利·科宾本人已经使这个术语的(意义和内容)很丰富清楚了,即他使用这个术语只在一种语源学的意义上,相当于 hikma ilahiyya 的字面意义和一种特殊类型的既是理性的又是精神的思想意义^③。

亨利·科宾接近于穆拉·萨德拉的第三个主要的方面与亨利·科宾自己的学术兴趣以及个人同情,对于什叶派教义,特别是什叶派教徒基于预言传统的末世学有关。他发现了丰富的素材反射到穆拉·萨德拉的在 Hikmat al - 'arshiyya 之中的思想,这个思想与哲学家对于著名的穆罕默德 b. 亚库伯·库拉伊尼(Mohammed b. Ya'qub al - Kulayni)的什叶派“圣训”Sharh Usul al - Kafi 的注释一样。这个方面对于亨利·科宾来说或许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它引导着他理解了穆拉·萨德拉,由于不喜欢其他西方的和某些东方的注释家,所以这位思想家同等优秀于他所谓的“La philosophie prophetique”,那也就是说一位哲学家汲取了它自身的灵感或者从“Niche of Prophecy”(mishkat al - nubuwwa)自身中的照明,意味着某种对于《古兰经》的真正的认识的直接入门,这是一种识别“正确路径”(sirat mustaqim)的方式。这种路径,用亨利·科宾自己的话来说,是“从拘泥于字句的尊重法律的宗教和否认理性主义的宗教经过了一个同等的距离”。他补充到,在传统语言中所使用的由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偏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流的路径(高贵的路径)”^④,亨利·科宾对于这个“Prophetic philosophy”的分析最初是作为一种 Eranos 而出版的——他还在 1962 年举行了一次演讲。后来,他又在他的不朽的 En Islam iranien 之中发展并使它与他对于穆拉·萨德拉思想其他方面大量的研究一起一体化了。

某些有关反对亨利·科宾对于伊斯兰教哲学一般接近的评论将呈现在这里。从一开始,它就应该是从意识之中产生出来的,以传统欧洲的方式来研究伊斯兰教的哲学传统。迄今为止,人们对于存在的认识主要与欧洲有关。它从基本上确定了为什么所谓的“阿拉伯哲学”应该被从根本上考虑的原因就是出于这样一种历史的原因:实际上它应该感谢中世纪时期将希腊哲学传统保留下来的阿拉伯人,这个事实已经得到了承认,即这个传统已经发现了在 12 世纪的西班牙与但丁的“伟大的评论员”阿威罗伊即伊本·鲁西德一起最重要的解说员。这些“阿拉伯人”主要指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阿拉伯人、突厥人像阿尔·法拉比,以及伊朗人像伊本·西那,所有在伊斯兰教的统治下留存下来的和主要是阿拉伯语的著作已经作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就像它现在一样,这种传统被传承到犹太人和拉丁语的基督教王国,他们不再被引起注意。而且,这种与欧洲人有关的态度在西方的哲学学生之中为东方人所加固了,由于它自身的各种原因,而将加扎利喻为“伊斯兰教所产生的最为新颖的思想家和最伟大的神学家”^⑤。因此,经过加扎利而对于伊斯兰教的哲学传统的结论最终被接受了。在加扎利之后,无论穆斯林东方哲学的继续或者被忽视了,或者被解散为“东方的类并”,或者被与某种退化的苏非主义所混淆在一起。

亨利·科宾著作中的这种西方的和东方的各种思想观念作为这种类型的部分的反映以及他毕生所从事的东方的哲学必须要得到理解。正如穆赫斯恩·马赫迪(Muhsin Mahdi)所注意到的那样“亨利·科宾在对待伊斯兰教哲学的时候与同他处在一个时代的既要努力地考虑历史的问题,又要考虑哲学问题的绝大多数人是有所区别的”——发生在他身上的一种区别(特性),穆赫

斯恩·马赫迪教授补充到,对于“最奇怪的批评之一”来自于“某些在西方伊斯兰教的研究中古老的历史的和哲学的典型代表”^⑥。现在,在亨利·科宾的情形中,有关伊斯兰教的哲学家们的“哲学的思考”比起不过是一种方法的设计来具有更加清楚的意义。它意味着将这种哲学的思考放置在一个坚果壳里,那就是穆斯林哲学传统,特别是前加扎利时代的多样性,由于它的不同而正好为西方提供了某种意义,由于还一直保留着诺斯替教义传统的重大因素,因而,它在“原因与启示”之间没有沿着这条路线而进行根本的分离,而是最终在文艺复兴之中形成了西方思想的主流。从一开始就主要集中在伊本·西那(阿维森那)对于“东方的”注释上,比起一种完全的存在来,亨利·科宾没有发现任何恰当的东西,实际上是不为人所知晓的哲学思想与灵性的陆地,一种特殊的伊朗人的伊斯兰教传统不仅已经存留在加扎利的批评之中,而且在实际中又进一步发展了它自身所拥有的这种特性的独特的和文化的意义,在17世纪伊斯法罕高尚的“什叶派复兴”建构运动中达到了顶点,尽管它甚至在今天的我们这个时代中依然在继续产生着某种影响。

然而,使人不能不感到惊讶的是亨利·科宾从未提出他自己是一个“东方学家”,除了在指称苏赫拉瓦迪为一名 *mustashriq* 某些人为了寻求的“东方之光”的意义上。他最初的理念一直都是哲学,实际上是在作为12世纪(基督教的时代)初期中世纪西方哲学的一名学生时,就开始对学习东方语言产生了兴趣。后来在露伊斯·马斯诺恩(Louis Massignon)的影响下而从事于伊斯兰教的研究,特别是德国哲学的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神学。实际上,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亨利·科宾最初是将马丁·海德格尔的一本评论文集翻译成法文,这部文集最初于1938年出版,后来又再版了许多次^⑦。当马斯诺恩将亨利·科宾引向苏赫拉瓦迪时,就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给了他对照明学说进行新的理解的钥匙,那就是在我们的意识之中“展示自己”的“东方之光”,最终还是存在自身的基础。海德格尔学派的这种较大的影响欣然为亨利·科宾所认识到^⑧。但是,至少从1964年以来,那就是说,由于在维克多·法瑞斯(Victor Farias)的 *Heidegger et le nazisme* 于1987年出版而导致的在法国学术界引发的一场意识形态风暴被释放以前很久,亨利·科宾就已经使得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不能够真正地与穆拉·萨德拉的哲学相比较这个观点变得非常清晰了,因为后者是一种更加内在的先验哲学,它意味着存在是在所有存在层次(等级)中展开了的“存在”,而且,其目标在于“死亡之外的存在”,而不是“为死亡的存在”^⑨。为了定义他自己现象学的方法论,亨利·科宾在穆斯林神秘主义以及像 *kashf al-mahjub* 这样深奥的“除去幕帐而显露的事物”时,则更加频繁地涉及了这种著名的方法论。毫无疑问,当海德格尔的新颖的哲学探讨及其为了探讨哲学思想的真正“渊源”而对学术传统进行破解时,他在那些初期的时代里作为一种释放的力量为亨利·科宾所感知,但是在任何学说或者意识形态的意义上,亨利·科宾却从未变成一名“海德格尔主义者”。像海德格尔一样,如果他感到了为了传达这样罕见的精确的思想而需要求助于他自己所拥有语言的语源学上的许多根源,而且如果他应用海德格尔的方法论来研究伊本·西那(阿维森那)、苏赫拉瓦迪或者是穆拉·萨德拉时,也从未出现使他在任何现代意识形态或体系下去“解释”他们的情况;而且,如果他从事于比较哲学的话,那么,他就不可为了“衡量”一边而去反对其他的一种假设出来的“发展”或者“进步”的普遍标准的内容,而是根据在东方和西方都可以比较的隐秘的内容出发。

穆拉·萨德拉对于他来说,既不是一名海德格尔主义者,又不是一名达尔文主义者,也不是一名爱因斯坦主义者。他更加喜欢将他的“精神的与精妙的实质内容”(*madda ruhaniyya latifa*)的学说与亨利·摩尔以及“剑桥柏拉图学派”的 *spissitudo spiritualis* 进行比较。而且他还认为穆拉·萨德拉有点像托马斯·阿奎那与雅格布·伯麦的结合体,如果这样一种结合能够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和在同一个个体身上的话。除非,亨利·科宾坚持在苏赫拉瓦迪之“东方的”的意义最好也存在

于西方,而且并不是每一个东方人都只是一种朴素地为着热爱他的出生地的美德而赋予“东方的”意义,“东方的”内容的地理学的与历史学的意义在他的思想之中仍然获得了象征性的价值。实际上,伊本·鲁西德(阿威罗伊)正好属于那时西方的伊斯兰教世界,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使用拉丁语的西方后来的发展,同时,苏赫拉瓦迪则属于东方,也并不为西方人所知晓,因此,其意义绝非偶然。在这两个同时代的人与在伊本·西那之后的思想家之间所形成的鲜明对照经常为亨利·科宾所强调。当伊本·鲁西德的简化论,也就是他从伊本·西那宇宙论中将天上的灵魂消除的时候,最终将他引导至笛卡尔的意识与物质的二元论,而更加遥远的则是苏赫拉瓦迪关于在这两者之间反过来所重新构建的一种自制的中间世界。这种比起存在的两个阶段(等级)更加“西方的”理解为另外一种“西方的”“创造性的想象”强化为一种“东方的”朝圣,伊本·阿拉比导致了穆拉·萨德拉对于存在三重功能的划分:本质的、灵魂的与智力的。当存在的一种功能能够很容易地就被识别为新柏拉图哲学时,实际上,穆拉·萨德拉更加愿意将他自己归结于柏拉图哲学,而不是所谓的亚里士多德的神学,那就是说,Plotinus 是作为他的来源的^⑩,而亨利·科宾则宁愿强调它的“伊朗人的”特征。特别的,至于他在它之中所看到的涉及灵魂的中间世界和复苏,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幸存”,而是一种在新的伊斯兰教的形式下对于古代伊朗模式的一种再造——即伊朗人的灵魂之 haraka jawhariyya 的一种,或许有人会说,他是在用悦耳的术语描绘了一种“和谐的进步”^⑪。

尽管他强烈的信仰在一种连贯性上和渊源上根源于古代“东方的”智慧,然后到苏赫拉瓦迪,再到穆拉·萨德拉而逐渐趋于完美,但是,亨利·科宾当然完全地意识到了穆拉·萨德拉的唯一性。正如上述所表明的那样,他甚至还强调了穆拉·萨德拉有关 ishraq 存在解释的新颖的“革命性”,他的“古老的形而上学的本质”的倾向颠倒了。在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亨利·科宾是受到了穆拉·萨德拉所宣称的 Kitab al - masha'ir 的这种影响^⑫。然而,他还将穆拉·萨德拉学派(主义)的这种“革命性”吸收进他的著作中,并且还使得这种革命性变得更加清晰起来,即如果没有其他的大量正确的考虑的话,它就不能够被正确地理解,这就相当于穆拉·萨德拉自己在他的哲学构成的各个方面所指出的重要学说那样,诸如著名的运动思想向物质范畴自身(haraka jawhariyya)的延伸,增强明暗度的各种运动和存在自身的消除,灵魂的个性化学说,想象作为灵魂之独立的创造性活动,作为一种有利于灵魂从它在这个世界的物理诞生到它作为在 Barzakh 之中想象的躯体的第二次诞生,再到精神永久性的作为与知识相统一的智力躯体的逐渐进步与复苏^⑬。亨利·科宾没有同等踌躇地强调了所有这些相关的学说及它们的意义,这自然是正确的。比起 Asfar 来,他还是选择了对 Hikmat al - ishraq 著作的注释,这毫无疑问地说明与亚里士多德学派和伊本·西那(阿维森那)的背景相比较起来,他更加为穆拉·萨德拉的 ishraq 所吸引。但是,这种吸引也正好使得他对于在穆拉·萨德拉的世界观中所固有的动力学观点给出了一种意义最为深远的解释,与“发展”比较起来,他将这恰当地称为 un monde en ascension。根据亨利·科宾的观点来看,asalat al - wujud or wahdat al - wujud 从来都没有意味着一种完全的存在(wujud)与“现存的”(mawjud)的统一,甚至是穆拉·萨德拉他自己也曾经这样说过,正如为近来的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⑭。事实上,亨利·科宾非常地担心某些“存在与现存的唯一性的”解释,这种解释如果去掉上下文关系的话,则可能会完全地导致对于现存世界与神圣世界的一种简单的认同。在涉及这个问题所给出的措辞中,亨利·科宾实际上是认可了通常所保留下来的在什叶派和逊尼派的神学环境中反对 wahdat al - wujud 的观点。此外,他还为他自己预留了一种在存在景象中进行二选一的选择权利,这种权利最终就像穆拉·萨德拉的哲学,即一种以否定或用否定的方法为基础的神学一样深深地植根于什叶派的思想教义之中。

然而,出于同样的原因,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亨利·科宾对于穆拉·萨德拉思想之于什叶派重要性的坚决支持。毕竟,从伊本·阿拉比及许多其他的逊尼派苏非的学说中引用的引用语在他的著作中都大量地隐现出来,这已经不是秘密了。穆拉·萨德拉自己的观点在他有关 *Usul min al - Kafi* 的注释中影响了穆斯林所有真正的认识,这甚至也被发现在逊尼派的学说中,它以一种或者其他方式得自于阿里,“知识之城的大门”^⑤,使得它能够被用来作为从逊尼派的圣人中进行引证的一种托词。甚至还有一些人建议他所提及的什叶派的“圣训”可能是他那个时代对什叶派所造成的敌意进行取悦的一种让步^⑥。尽管如此,它还是不应该不被注意到,另一方面,他的预言知识(认识)阶段(级别)的深奥理论,被亨利·科宾进行了详细的分析^⑦,这个理论不可否认的是以什叶派的“圣训”为基础的,而且它预示着一种什叶派的认识论。有关 *Usul min al - ' Kafi* 的注释也像穆拉·萨德拉其他“宗教的”著作一样,诸如 *Hikmat al' arshiyya*, 或者 *Mafatih al - Ghayb* 以及其他的《古兰经》的注释,这绝不是意味着缺少哲学意义著作的“流行”。恰恰相反,它们包含了他的某些精美的哲学观点,正如他的更加学术的“哲学的”著作一样,包括 *Asfar* 都绝不意味着“宗教”影响(兴趣)的缺乏。自然(固然)穆拉·萨德拉自己没有留下疑问,即他认为亚里士多德是所有哲学家中最伟大的,他在提到亚里士多德时,是怀着就像对 *hadha al - filsuf al - a' zam* 一样深切的尊敬而表达这个观点的,但是,对于我们的思想家来说,就像一般的穆斯林哲学传统一样,正如更早所指出的那样,亚里士多德也是这种神学的作者。而且,它应该被注意到,即它就是这种“亚里士多德”的别名为 *Plotinus*, 而不是伊本·鲁西德的这种“被净化了的”亚里士多德,他将他置于比阿威森那更高的地位,将他列为“真主完美朋友”(*min al - awliya' al - kamilin*)^⑧ 中的一位。因此,或许,这个迷人的亚里士多德与 *Plotinus* 相结合的人物应该被看成是“预言哲学家”的原型。

注释

- ①对于科宾作品的更加普遍的观点还要参看“亨利·科宾(1903~1978)在哲学与东方主义之间”, *JAOS* 119 3。
- ② *Sadruddin - I Shirazi - I ma' ruf bi Mulla Sadra ya Sadr al - Muta' allihin: filasuf va mutafakkir - I buzurg - I Islami. Ta' lif Tani chand az khavarshinasan. Tarjoma va iqtibas Dhabihullah - I Mansuri. Tehran: Sazman - I Intisharat - I Javidan ,1358AHS【1979~1980】*。
- ③ See e. g. Henry Corbin ed. , *Shihabaddin Yahya as - Suhrawardi ,Opera metaphysica et mystica ,Istanbul1945【re - published Tehran/Paris ,1976】* , *Prolegomenes XXIIIff.* ; idem ,ed. , *Opera LL ,Tehran/Paris1952【re - published 1977】* , *Prolegomenes20ff.*
- ④亨利·科宾《在伊朗人之中的伊斯兰教: 哲学的精神方面》,四卷,第74页,1972年。
- ⑤ 顿坎 B. 迈克唐那尔德(Duncan B. Macdonald) ,“加扎利”, *伊斯兰教百科全书二卷(1927)* ,同上,“加扎利”, *简明伊斯兰教百科全书(1961)* : 三卷。注意这种无条件的估计被 W. 蒙特哥玛瑞·瓦特(W. Montgomery Watt) 进行了意味深长的修改,“加扎利”, *伊斯兰教百科全书: 新版本 2(1965)* : 1038。
- ⑥ 穆赫斯恩·马赫迪《东方民族特征与伊斯兰教的哲学研究》,载《伊斯兰研究杂志》1990年第1期。
- ⑦ *Qu' est que la metaphysique?: suivi d' extraits sur L' etre et le temps etd' une conference sur Hlderlin par Martin Heidegger ,rduit de l' allemand avec un avavt - propos et des notes par Henry Corbin. 17th ed. Paris: Gallimard , 1951.*
- ⑧ Henry Corbin, “De Heidegger a Suhrawardi ,Entretien avec Philippe Nemo ,” *Cahiers de l' Herne Herne: Henry Corbin ed. C. Jambet(Paris ,1981)* : 23 ~ 37. Also see Martin Heidegger ,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 (Frankfurt am Main ,1979)* ,110 ff. Note however ,that Corbin' s science des formes may be understood to be closer to Husserl' s phenomenology than to Heidegger' s ,as was suggested by C. Jambet in his introduction to Henry Corbin , *Itineraire d' un enseignement: Resume des Conferences a l'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Section des*

- Sciences Religieuses) 1955 ~ 1979 ,ed. Christian Jambet ,Bibliothèque iranienne 38(Teheran and Louvain ,1993) , 26ff.
- ⑨对于亨利·科宾在海德格尔与穆拉·萨德拉之间批评观点的比较,参看 besides Penetrations metaphysiques and De Heidegger a Sohvarar di also his penetrating remarks in En Islam iranien IV 77 ~ 80.
- ⑩See e. g. ,Al - Hikma al - muta 'aliyya fi al - asfar al - ' aqliyya al - arba' a【henceforth = Asfar】 ,Qum ,1379 AHL ,vol. IX 63 ,71f. 97f. ,100f. ,108f. ,194 256f. 261f. 268f.
- ⑪亨利·科宾 精神躯体与天上的地球:从 Mazde 的伊朗到什叶派的伊朗 ,English by Nancy Pearson ,Bollingen Series XCI ,Princeton ,1977.
- ⑫See e. g. Penetrations/Masha' ir para 85.
- ⑬亨利·科宾 在伊斯兰教之中的伊朗人 4 ,101ff. ; Le livre de la sagesse orientale 652f. Also see Asfar IX ,185 ~ 197 for a full discussion of eleven principles by Sadra.
- ⑭Yahya Christian Bonaud ,L' Imam Khomeyni ,un gnostique meconnu du Xxe siecle ,Beyouth: Les Editions al - Bouraq ,1417/1997 213f.
- ⑮Sharh al - Usul【min】al - Kafi ,lithogr. reprint Tehran: Mahmudi ,1391AHL 342.
- ⑯参看詹姆斯·威斯顿·莫里斯,王座的智慧:穆拉·萨德拉哲学导论,普林斯顿大学印刷,1981年。
- ⑰亨利·科宾 在伊斯兰教中的伊朗人(1236 ~ 1251)。
- ⑱Asfar IX ,109; cf. 同上 71。